

回归20年后香港与广州、 北京的语言态度比较

高一虹¹ 吴东英² 马喆³

(1.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2.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香港;
3.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本研究重复了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一项港、京、穗大学生语言态度的“配对变语”调查,考察了三地372名大学生对普通话、英语、粤方言、粤方言口音普通话的态度。结果显示:1)三地的评价维度较20年前更接近。2)与1997年相似,香港的粤普评价显著高于内地,普通话评价在部分题项高于内地,部分低于内地。3)广州对粤方言的评价比20年前有提高。4)三地的态度不同较20年前有一定缩小,对“标准变体”“非标准变体”的整体评价距离也有减少。研究揭示,既要地域文化归属又要中国文化认同的“最优特性”平衡,是香港人的高强度语言态度。全球化和本土化力量同时发生着作用。

[关键词]语言态度;配对变语;香港;广州;最优特性

[中图分类号]H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397(2019)02-0039-12

DOI:10.16499/j.cnki.1003-5397.2019.02.007

Language Attitudes in Hong Kong Compared with Guangzhou and Beijing: 20 Years after the Handover

GAO Yihong, WU Dongying, MA Zhe

Abstract: This 2017 study replicated a 1997 Matched Guise language attitude research on college students in Hong Kong, Beijing, and Guangzhou. Attitudes towards Cantonese, Putonghua (PTH), English and Cantonese accented PTH were examined. Major findings were: 1) Evaluation factors of the three cities were more similar than in 1997. 2) As in 1997, Hong Kong's ratings of Cantonese accented PT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other two cities. Hong Kong's ratings of PTH were higher than Beijing

[收稿日期] 2018-08-08

[作者简介] 高一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教授,博导,主要研究社会语言学;吴东英,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副教授,博导,主要研究语言与文化传播;马喆,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汉语语法。感谢蔡沛杉、郎鳗莎、林敏奋、马小琦、宋海波、谢静仪、许娅、张琪琪帮助采集数据。

(and Guangzhou) on some items and lower on others. 3) Guangzhou's ratings of Cantonese seemed higher than those of 1997. 4) Rating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cities appeared smaller than in 1997; so did those between "standard" and "non-standard" varieties. Such results showed that Hongkongers strived for "optimal distinctiveness", keeping a balance between "being Chinese" and "being Hongkongers".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forces are both at work.

Keywords: language attitudes; Matched Guise; Hong Kong; Guangzhou; optimal distinctiveness

一 引言

本文所说的语言态度,是指人们对特定语言变体的正面或负面评价,也即对讲这种变体的群体成员的评价。语言态度说到底也是群体归属或认同问题。Gardner等(1972)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创了以语言态度以及工具性、融合性学习动机为核心的语言社会心理研究范式,经发展完善形成了一套研究传统。“配对变语测试”(Lambert et al., 1960)是该范式中典型的语言态度测试方法,是以录音为刺激材料的主观反应测试。后来发展出的常用评价维度包括地位、亲和力、人格活力。多数实证研究发现,标准语言变体多被赋予较高的地位评价,非标准变体/本地方言多被赋予较高的亲和力评价。配对变语相比问卷能更好地控制变量,克服“社会期许性”的影响。也有人指出刺激材料真实性的局限,建议与质的方法相结合(Garrett, 2007)。就态度的发展而言,有些社会心理学家强调稳定性,另一些则强调情境性、可塑性。多数人认为强度高的态度更为稳定(Maio et al., 2015)。

(一) 香港回归之际的语言态度

香港地区的语言态度及其反映的群体认同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在1997年回归前后有不少研究,结果不尽相同。Hyland(1997)在回归前对香港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侧重英语,发现英语有较高工具性价值,但在家庭情境和作为地位象征时的价值不高。Lai(2001)1999年对香港高中生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比较了中产和工人阶层对粤方言、英语和普通话的态度,发现阶层差异不大,两个群体对三种语言变体都持正面态度,英语的工具性价值、粤方言的内群体认同价值突出,普通话作为国家交际共同语的价值突出,但工具和地位价值都低于英语和粤方言。

高一虹等(1998)实施于1997年回归前的主观反应(配对变语)测试,比较了香港、广州(广东省)和北京(内地非粤方言区)304名大学生对普通话、粤方言、英语和粤方言口音普通话(以下简称为粤普)的态度。按照“民族语言认同理论”(Giles et al., 1987),香港人将彰显社会认同独特性,突出群体言语风格,粤方言评价高;根据“最优特性理论”(Brewer, 1991),则会在突出特性和寻求联结之间寻找平衡,同时认同不同变体(Gao et al., 2000)。结果发现,三地评价维度有差别。北京和广东有“社会地位和意识”“经济地位和意识”两个独立因素,香港融社会、经济因素为一体。京、港出现了“优良人格”因素,广东则无。变体评价差异主要在内地和香港之间。香港的普通话和粤方言评价与内地相似,粤普评价高于内地,英语评价低于内地。广东的态度与北京趋同。这印证了“最优特性理论”的期待,反映出港人既要香港地域文化归属,又要中国文化认同的心态。

(二) 香港回归后的语言态度

Humphreys 等(2008) 实施于2003年的研究,用问卷考察了香港大学生对英语、普通话以及(外语专业学生)自选专业外语的学习动机。研究发现学生对英语和普通话都有高于所选外语的工具性动机,但对英语和其他外语的正面情感认同高于普通话。Lai(2005)对作为后殖民第一代的香港中学生做了问卷考察,发现其粤方言的融合性取向最强,英语的工具性价值和社会地位最高,普通话的融合性和工具性都得分最低。鄢秀等(2016)对香港大学生的焦点小组访谈发现,部分学生对普通话产生了身份认同,但更多人对其持实用主义的工具性动机。刘慧(2013)对广州高校港澳籍本科生的问卷和配对变语调查显示,粤方言的情感评价高于普通话,普通话的功能和地位评价略低于粤方言。

(三) 广东的语言态度

张积家等(2003)对广东大学生的配对变语研究发现,普通话和粤方言评价差异不大,只在少数项目有显著差异,各有占优项。韩艳梅(2012)对广州二年级和六年级小学生进行了配对变语测试,考察对粤方言、普通话、潮州话在情感和地位维度的态度。结果发现普通话在各维度的得分最高,粤方言次之,潮州话最低。低年级学生评价和认同的高低排序是普通话>其他方言>粤方言。高年级排序是粤方言>普通话>其他方言。认同自己是广州人的低年级学生为32.2%,高年级为44.5%。随着年龄增长,学生似更多思考其地域认同。甘丽华(2012)通过对顺德高职学生的主观反应测试,考察了他们对普通话、粤方言、佛山方言和英语的态度。研究发现以佛山方言为母语的学生有一定的地域意识,认为粤方言和佛山话更为亲切,但他们与外省籍学生对普通话和英语的地位评价相近,都比较高。杨伟杰等(2013)的配对变语调查以广州市各行业人员(广东人占83.5%)为样本,考察普通话和粤方言的情感和地位评价。结果发现粤方言在情感层面的“友好、亲切、热情”高于普通话;在地位层面的“受尊敬”高于普通话。徐晖明等(2016)的问卷考察了广州青少年对普通话和粤方言在情感认同、社会地位、实用性上的评价,发现他们整体上略偏爱粤方言,偏爱主要来自情感维度。

由综述可见,回归之际的香港呈现了符合“最优特性理论”的语言态度,对普通话和粤普都有较高认同。此后研究发现,香港和广东都对粤方言有较高情感认同。在对普通话和英语的评价方面,地位评价较高,但不同研究结论有差别,甚至较大。方法和材料的不同也使研究结果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得到系统的历时概括。香港回归之后,存在多种影响语言态度的因素,特别是全球化与本土化力量的博弈。一方面,随着推普在香港的深入、香港与内地交流的扩大,普通话已基本成为年轻人工作交流的必备技能。另一方面,香港和内地粤方言区维护地域文化的意识很强。在更大范围,一方面汉语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Wu & Chan 2007),“大华语”作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李宇明 2017)得到接受,其变体多元性得到尊重;另一方面,面临英语教育的兴盛,汉语教育是否有“失语”危机也引起关注。在此背景下,我们拟考察香港和内地粤方言区、非粤方言区大学生在回归20年后的语言态度。

(四) 研究问题

本研究重复了高一虹等(1998)的研究,即采用相同的配对变语方法、材料,对人口学特征相似的大学样本进行测试,并辅之以访谈。研究问题是:

1. 香港、广东、内地非粤方言区大学生对普通话、粤方言、英语、粤方言口音普通话的评价维度是怎样的,有何异同? 比起20年前有否变化,有何变化?
2. 香港、广东、内地非粤方言区大学生对普通话、粤方言、英语、粤方言口音普通话的评价

是怎样的,有何异同? 比起20年前有否变化,有何变化?

二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

配对变语研究对象为香港、北京、广州3所高校的372名本科生(见表1)。本文中“香港”基本是指香港本地母语(方言)为粤方言的学生“广州”是指来自广东省母语(方言)为粤方言的学生“北京”指内地非粤方言区的学生。配对变语测试研究对象中有13位留下联系方式,自愿接受了相关变体印象的访谈,其中香港4位、广州5位、北京4位。

表1 配对变语样本人口学特征(N=372)

		香港		北京		广州		总计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性别	男	39	34.5	78	54.9	43	36.8	160	43
	女	74	65.5	64	45.1	74	63.2	212	57
专业	自然	22	25.3	79	55.6	38	40.4	139	43
	社会	43	49.4	38	26.8	4	4.3	85	26.3
	人文	22	25.3	25	17.6	52	55.3	99	30.7
年级	大一	16	14.3	40	22.2	64	54.7	120	32.3
	大二	14	12.5	37	26.1	2	1.7	53	14.3
	大三	63	56.3	39	27.5	51	43.6	153	41.2
	大四	19	17	26	18.3	0	0	45	12.1
家庭	农村	4	3.6	13	9.2	35	30.2	52	14.1
	中小城镇	12	10.9	69	48.6	55	47.4	136	37
	大城市	94	85.5	60	42.3	26	22.4	180	48.9
母语/方言	粤方言	113	100	0	0	117	100	231	63.6
	其他汉语方言	0	0	47	35.6	0	0	47	12.9
	普通话	0	0	85	64.4	0	0	84	23.1
	少数民族语言	0	0	1	0.8	0	0	1	0.3

(二) 研究工具和研究过程

研究方法主要为配对变语测试,辅之以访谈。

配对变语工具: 配对变语测试工具同1997年。刺激材料是3位双语者用不同变语朗读同一段电热器文字说明,每段录音长约25秒。变语包括普通话、粤方言、英语、粤普。前三种分别有2位朗读者,粤普只有1位。3位朗读者是分别来自香港、广州和北京的年轻女性,大学或以上文化程度。录音混合排列,使录音者难以被觉察,7段录音貌似出自7个人。评价量表是1997年根据学生自由联想并参考以往工具归纳出的12对反义形容词或短语: 热情—冷漠、教育程度高—教育程度低、值得信赖—不值得信赖、开放—封闭、平等待人—势利眼、理想主义—实用主义、薪水高—薪水低、精明—憨厚、受尊敬—不受尊敬、有钱买股票—有钱存银行、彬彬有礼—不拘小节、生活富裕—生活拮据。以这些词语为评价项,制成7级语义区分量表。

过程: 测试于2017年9~12月在三地实施。研究对象被告知这是根据声音判断人们特征的测试,需在听完每段录音之后,根据对说话人的印象在量表评价项打分。每段录音播放了两遍。测试之后告知研究对象研究的真实目的。对访谈对象做了有关变语印象的结构式个别访

谈,每个约5~10分钟。所有研究对象签署了书面知情同意书。

分析:定量数据的分析用SPSS软件进行:分别对三地的12个评价项做了探索性因素分析;在描述性统计基础上,用单向方差分析(ANOVA)比较了4个变体的总评价差异、不同地区对各变语在12个评价项的差异。对访谈材料做了与配对变语设计匹配的主题分析。

三 研究结果

(一) 评价维度

探索性因素分析显示,香港、广州自然析出4个因素,北京3个。为了清晰解释,规定因素个数为3,结果显示数据适宜因素分析(KMO值香港=.628;北京=.749;广州=.800;Bartlett's球型检定结果均显著)。主成分斜交旋转得出3个因素,累计解释的方差百分比为香港51.76%、广州60.31%、北京55.82%。因素构成的模式矩阵见表2。

因素1,三地共有评价项为薪水、尊敬、富裕、精明,主要与地位有关。20年前香港是整合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意识”,而北京和广州有相互独立的“社会地位与意识”(信赖、尊敬、教育、礼貌等)、“经济地位与意识”(薪水、富裕、精明等),但本研究结果显示三地的因素趋同,北京和广州并未区分社会和经济地位。因素1综合命名为“地位”。因素2,三地共有项为“理想主义”。香港与北京共有“热情”,香港与广州共有反向的“彬彬有礼”,即“不拘小节”。该因素与20年前北京和香港共有因素有较大相似性,当年的因素命名为“优良人格特征”(热情、开放、理想主义等)。与过往研究包括热情在内的“人格活力”(Garrett, 2007)因素也有相似性。此处命名为“活力”。因素3没有三地共有项。不过广州与北京共有信赖,广州与香港共有开放,香港与北京共有相反的股票和平等。此外广州有热情,北京有礼貌和反向的精明。综合而言,该因素似表达了平等信赖的关系或对亲和力的评价,故命名为“亲和力”。尽管与其他研究中的亲和力因素具有共性,该因素在1997年的研究中并未出现。整体看,三地的评价维度共性比1997年更多些。由于具体评价项仍有差别,也为了与1997年的结果做比较,后文仍采用12个评价项作为三地比较基础。

(二) 各变体的整体评价以及总分的跨地区比较

整合三地数据后4个变体在各评价项的位置比较见图1(低数值表示高评价)。

获整体评价最高的变体是英语,其次是普通话。与20年前相似,“标准语”具有至高地位。不过相比1997年,英语、普通话的评价优势有所下降;变体之间的评价距离缩小,特别是粤普的评价在平等、热情等项上提高明显。

图2呈现了三地学生对4个变体的整体评价,即12个评价项的总均值。单向方差分析(ANOVA)和事后检验(Bonferroni, Dunnett T3, $p(.05)$)显示,多数变体的总评价都有地区差

表2 三地的因素构成及负荷

	香港	广州	北京
因素1 (地位)	薪水 .790 尊敬 .753 信赖 .640 精明 .612 教育 .595 富裕 .585	精明 .834 薪水 .762 富裕 .697 尊敬 .611	尊敬 .808 薪水 .803 富裕 .770 教育 .563 开放 .559 信赖 .461 精明 .546
因素2 (活力)	热情 .647 理想 .617 礼貌 -.614 教育 -.498	理想 .702 股票 .438 礼貌 -.806 平等 -.717	理想 .751 热情 .660 精明 -.456
因素3 (亲和力)	股票 .732 平等 -.604 开放 .585	热情 .825 开放 .791 信赖 .629	平等 .790 礼貌 .461 信赖 .404 精明 -.568 股票 -.5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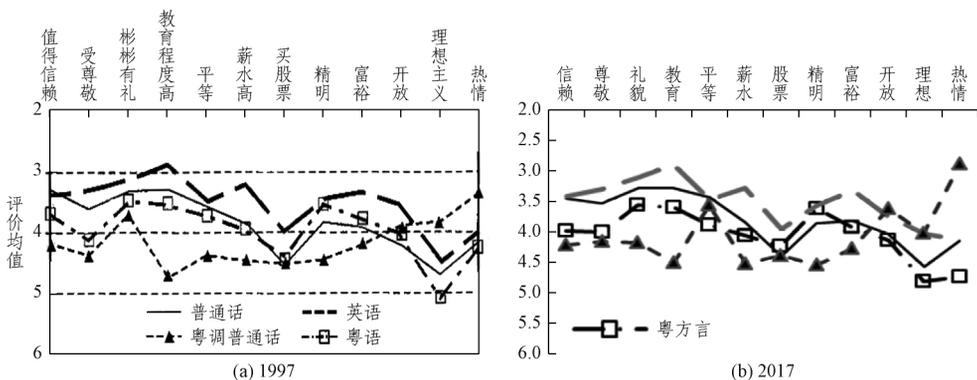


图 1 四个变体在 12 个题项上的整体评价

异。在对普通话的总评价上, 尽管 F 检验结果达到了显著水平 ($F = 3.138; df = 2, 359; p = .045$), 但事后比较未发现任何两地间的显著差异。即与 20 年前一致, 三地对普通话的评价相似。就粤普而言 ($F = 17.902, df = 2, 365; p = .000$), 香港分别显著高于 (即均值低于) 广州、北京 ($p = .000$)。就粤方言而言 ($F = 11.084, df = 2, 351; p = .000$), 香港分别显著低于 (均值高于) 广州和北京 ($p = .000$)。就英语而言 ($F = 14.829; df = 2, 360; p = .000$), 香港亦显著低于广州、北京 ($p =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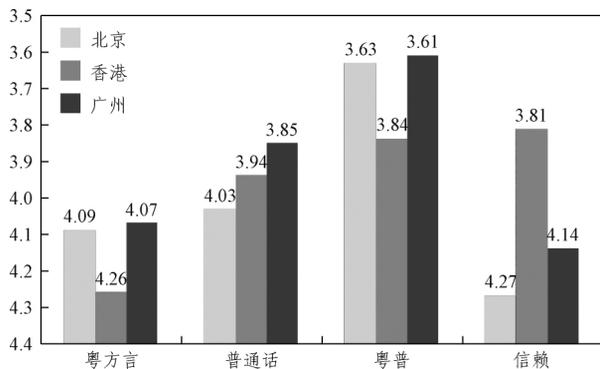


图 2 四个变体总分的三地比较

(三) 三地对 4 个变体在 12 个题项上的具体评价

1. 普通话

与 1997 年相似, 三地评价相近 (图 3、表 3)。在热情、信赖、开放、平等、理想、薪水、股票、礼貌上有显著差异。香港和广州的评价较接近, 区别于北京。在薪水、股票、理想上香港的评价高于北京 (和广州), 但在信赖、平等、礼貌上香港低于北京 (和广州)。其他 4 项无差异。

访谈材料进一步呈现了三地学生对普通话 (说话人) 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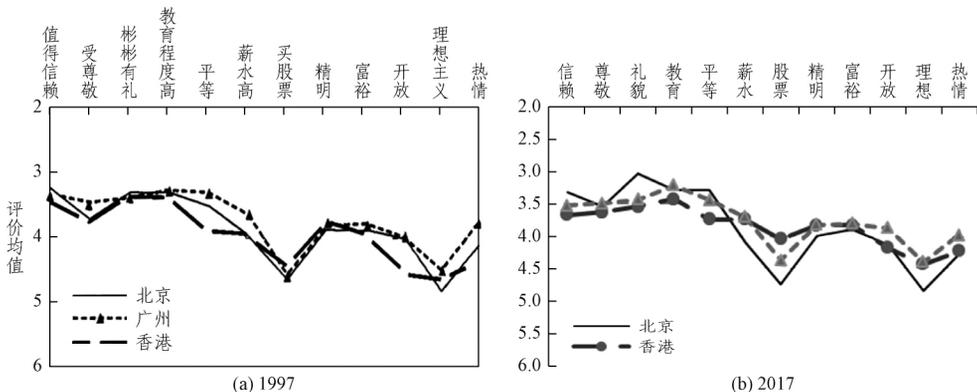


图 3 普通话评价的三地比较

表3 ANOVA 摘要:普通话评价的三地比较

	香港		广州		北京		F	Df	事后检验 ^①
	M	SD	M	SD	M	SD			
热情	4.23	0.96	3.98	0.82	4.28	0.86	3.980*	2,367	广州>北京
信赖	3.67	1.01	3.52	1.01	3.31	0.99	4.244*	2,368	北京>香港
开放	4.18	0.90	3.87	0.87	4.13	0.86	4.241*	2,369	广州>香港
平等	3.74	0.80	3.44	0.81	3.28	0.81	10.221***	2,368	北京>香港;广州>香港
理想	4.43	0.85	4.40	0.91	4.85	1.00	9.800***	2,369	广州>北京;香港>北京
薪水	3.74	0.81	3.70	0.78	4.09	0.76	9.914***	2,368	广州>北京;香港>北京
股票	4.04	0.93	4.37	0.81	4.74	0.85	21.315***	2,367	香港>北京;广州>北京; 香港>广州
礼貌	3.54	0.86	3.43	0.90	3.02	0.83	9.687***	2,369	北京>香港;北京>广州

香港学生对普通话的印象:

央视主持人,很正经,高学历(HK1)。想到内地新闻联播的主播,是那些字正腔圆、有学识、有学历的专业人士(HK3)。教育水平相对比较高,收入则不一定,……平均水平应该相对高一点,同时对待其他人会比较有礼貌。但是大部分时候他们做事跟香港人做事的方式不太一样(HK4)。

广州学生对普通话的印象:

一个是北方人,即非广东人;第二个可能是从小在大城市读书、接受教育的人;第三是白领(GZ1)。很厉害。……字正腔圆(GZ2)。在比较大的城市工作的人,或者是从小到大都是在教育比较好的地方(GZ3)。聪明。来自北方,受的教育比较高。……可能是个主持人、老师、电话接线员(GZ4)。央视的主持,比较大气、大方的感觉。……我生活在方言的环境,普通话在我心里就是要考试的感觉(GZ5)。

北京学生对普通话的印象:

教育良好,可能是北方人吧。……比较正式或者严肃地在讲一件事情(BJ1)。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一些,还有感觉会正经一些(BJ2)。80、90后比较多,平均知识水平比较高。大陆人,城市户口(BJ3)。有一些好感,会觉得这个人相对来说有一定文化水平,也比较值得信任(BJ4)。

可见三地学生对普通话的地位评价相当一致,但香港和广州的情感认同有差异。

2. 粤方言

在对粤方言的评价上,三地在8个评价项有显著差异(图4、表4)。与1997年相似,在与经济地位或意识相关项上(薪水、精明、富裕以及尊敬),内地评价高于香港。与之不同的是,在热情、平等、开放的特征上,主要差异出现在广州与其他两地或一地之间,广州评价最高。20年前在热情、开放上,差异出现在香港与内地之间,香港评价最高。

香港学生对(标准)粤方言的印象:

应该是喜欢中文,或者研究中文的人。因为香港人的懒音很严重,包括我(HK1)。很有亲切感(HK2)。很有学识。如果他能够讲得很流畅,思路清晰,没有懒音,就像是学者。……(访问者:你会愿意粤语多点被使用?)是的,毕竟香港一向都讲广东话,……如果连香港全部变成讲普通话,那么广东话以及背后的文化也会慢慢消失掉(HK3)。粤语讲得很好的人代表香港最高阶层,收入一定是高的,社会地位也一定是高的,同时对待其他人一定是有礼貌的(HK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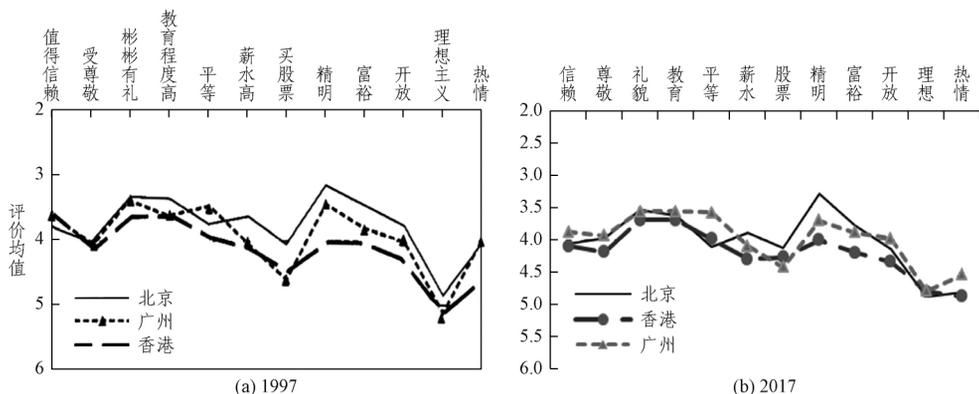


图 4 粤方言评价的三地比较

表 4 ANOVA 摘要: 粤方言评价的三地比较

	香港		广州		北京		F	Df	事后检验
	M	SD	M	SD	M	SD			
热情	4.88	0.90	4.54	0.89	4.81	0.81	5.080*	2, 368	广州 > 香港; 广州 > 北京
开放	4.34	0.83	3.98	1.05	4.15	0.80	4.508*	2, 367	广州 > 香港
平等	3.99	0.90	3.58	0.93	4.11	0.92	10.990***	2, 367	广州 > 北京; 广州 > 香港
薪水	4.30	0.81	4.10	0.91	3.89	0.90	6.988***	2, 368	北京 > 香港
精明	4.00	0.86	3.70	0.94	3.29	0.91	19.616***	2, 367	北京 > 香港; 北京 > 广州; 广州 > 香港
尊敬	4.19	0.82	3.94	0.75	3.97	0.76	3.614*	2, 369	广州 > 香港
股票	4.27	0.79	4.42	0.86	4.12	0.94	3.741*	2, 365	北京 > 广州
富裕	4.20	0.73	3.89	0.86	3.78	0.81	8.857***	2, 369	北京 > 香港; 广州 > 香港

广州学生对(标准)粤方言的印象:

可能开放程度会大点,因为他毕竟在广东,国际性比较强,接触世界比较大;第二个可能热情点。……会觉得比较亲近(GZ1)。比较幽默一些。粤语音调比较和缓,说起来比较温柔。……打扮的方式不一样,走那种“帅”“潮”“休闲”风(GZ4)。我一听到粤语会感觉比较亲切,特别是如果听到我那个地方(佛山)的粤语,会感觉更加亲切。还有我的普通话被人挤兑的时候,我就很想说回粤语了,生气了。……遇到这样的人说的话我会觉得他比较有趣(GZ5)。

北京学生对(标准)粤方言的印象:

不如普通话好听,特别张扬,特别不含蓄不收敛的感觉,就像在吵架一样。……声调很多,听起来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吧。……粤语整体给我的感觉就像暴发户,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听一些粤语歌的。反正我整体对粤语的印象不太好(BJ1)。与说普通话的人相比,受教育程度可能没有那么多高,但是会比较精明,性格会比较直接,说话也不是很顾及他人,想到什么就直接说出来(BJ2)。挺好听的,对于标准的粤语比较有好感(BJ4)。

相比北京学生较多的负面刻板印象,香港和广东学生对(标准)粤方言都有较多认同,但香港更偏重地位认同,广东更偏重情感认同。

3. 英语

三地对英语的评价差异较多(图5、表5),除了股票和理想外,所有题项都有显著差异。香港评价多低于北京、广州。在信赖和礼貌上,北京评价高于广州。不过从均值差来看,整体上三地差异比20年前更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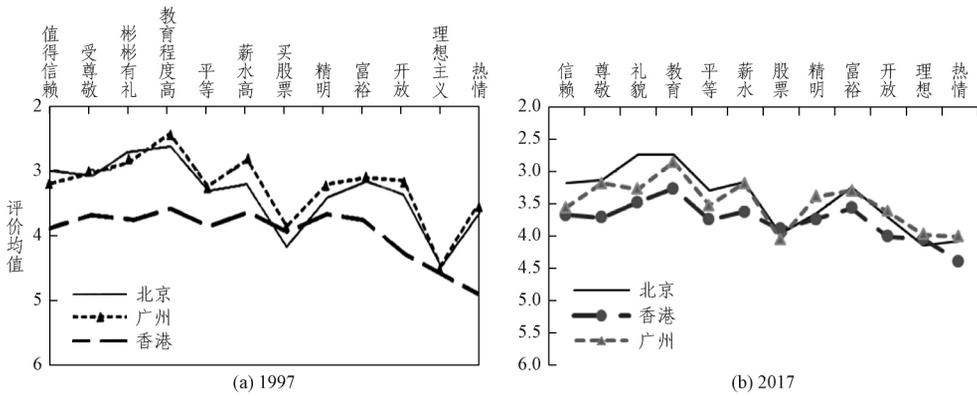


图5 英语评价的三地比较

香港学生对英语的印象:

(对英语讲得标准的)中国人,会很惊讶。会觉得很难得,是高学历,或者出国留学过,认真读书(HK1)。英文讲得好,赚钱的能力会高一点,学识也会好一点,自然就会有种很敬慕的感觉。为人就不敢说(HK2)。会觉得他很有学识(HK3)。比讲标准广东话的人更加 upper class,是因为他们更 well-educated,如果教育不好,很难说出那么标准的英语,同时他们家里一定会有很好的英语环境,……是 upper class 中的 upper class,最高级的 social class(HK4)。

广州学生对英语的印象:

受教育程度高;第二个可能是英语专业的;第三个可能是华裔(GZ1)。是热爱英美文化的人,可能平时经常听一些英语歌曲、看外国的电影、电视剧等等,也可能是英语专业的学生。……可能准备到外企工作或者去外国留学,或者想从事一些与英语相关的职业。性格应该会比较开放、活泼。因为西方文化比较开放,可能英语好的话也会受到影响,一些观念上可能会跟其他人不一样(GZ4)。好厉害,语言天赋会好一点(GZ5)。

表5 ANOVA 摘要:英语评价的三地比较

	香港		广州		北京		F	Df	事后检验
	M	SD	M	SD	M	SD			
热情	4.39	0.82	4.00	0.84	4.08	0.88	6.780***	2,367	广州 > 香港; 北京 > 香港
教育	3.26	1.06	2.85	1.08	2.73	0.84	9.709***	2,369	北京 > 香港; 广州 > 香港
信赖	3.67	1.11	3.55	1.04	3.17	0.97	8.372***	2,369	北京 > 香港; 北京 > 广州
开放	4.00	0.88	3.61	0.94	3.70	0.96	5.698**	2,368	广州 > 香港; 北京 > 香港
平等	3.74	0.92	3.52	1.01	3.28	0.90	7.712***	2,368	北京 > 香港
薪水	3.62	1.00	3.18	0.97	3.16	0.85	9.121***	2,368	北京 > 香港; 广州 > 香港
精明	3.73	1.01	3.38	0.97	3.64	0.78	4.499*	2,368	广州 > 香港
尊敬	3.71	0.97	3.18	0.90	3.12	0.81	15.756***	2,368	北京 > 香港; 广州 > 香港
礼貌	3.47	0.98	3.27	1.00	2.73	0.89	20.962***	2,365	北京 > 香港; 北京 > 广州
富裕	3.56	0.93	3.29	1.02	3.23	0.76	4.563*	2,369	北京 > 香港

北京学生对英语的印象:

挺敬佩的,……感觉特别 well-educated(BJ1)。受教育程度会更高一些,和普通话比起来。会比较认真严谨一些。大概会比较随和一些(BJ2)。素质更高一点,平均学历更高一点,收入什么的也会相应更高一点,……家境良好(BJ3)。会比较佩服吧,因为英语对于我们来说是一

个很重要的语言(BJ4)。

访谈呈现,三地学生对英语(讲得好的中国人)有很一致的高地位评价。但香港学生似更为敏感,有某种对高高在上的阶层敬而远之的情绪。

4. 粤普

与20年前相似,香港评价明显高于其他两地(图6、表6)。除热情、股票、礼貌外,其他题项都有显著差异。香港评价最高,广州其次,北京最低。在尊敬一项,广州与香港靠近,两地的评价高于北京。不过整体上香港与其他两地间的评价距离比1997年有明显缩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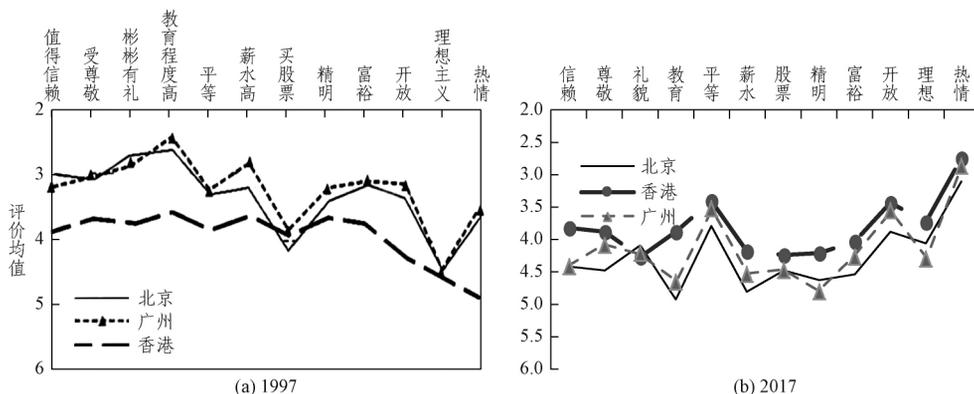


图6 粤普评价的三地比较

表6 ANOVA 摘要: 粤普评价的三地比较

	香港		广州		北京		F	Df	事后检验
	M	SD	M	SD	M	SD			
教育	3.89	1.15	4.65	1.37	4.92	1.29	21.047***	2,369	香港 > 北京; 香港 > 广州
信赖	3.83	1.29	4.41	1.42	4.41	1.39	7.004***	2,368	香港 > 广州; 香港 > 北京
开放	3.42	1.20	3.56	1.35	3.88	1.33	4.306*	2,369	香港 > 北京
平等	3.39	1.28	3.53	1.34	3.80	1.20	3.480*	2,368	香港 > 北京
理想	3.74	1.36	4.30	1.41	4.06	1.47	4.447*	2,368	香港 > 广州
薪水	4.18	1.09	4.53	1.19	4.82	1.22	9.402***	2,367	香港 > 北京
精明	4.21	1.18	4.81	1.31	4.63	1.52	5.843**	2,368	香港 > 广州; 香港 > 北京
尊敬	3.89	1.08	4.08	1.15	4.47	1.11	9.097***	2,367	香港 > 北京; 广州 > 北京
富裕	4.04	1.11	4.27	1.06	4.54	1.18	6.217**	2,368	香港 > 北京

香港学生对粤普的印象:

会觉得比较亲近(HK2)。第一印象会不喜欢,不如你不要讲好了。但也看情况。不标准仍然要讲是因为有个同学需要被照顾的话,会觉得他很好;但如果讲普通话是炫耀,或者是跟不是平辈的人,一些高层啊,就会觉得他很造作(HK1)。可能教育水平较高,但收入水平不会很高,因为如果他工作薪金很高的话,普通话也会讲得非常好,可以跟内地洽谈生意。通常普通话讲得不好是售货员啊、保险经纪之类,但他们会对人比较热情(HK4)。会觉得是上一辈,在那个年代不需要用普通话,……或者是教育程度较低?但现在普通话已经成为一个趋势,比较年轻的普通话会讲得好一点,是慢慢慢慢在变好的,现在有“普教中”嘛,在公园里看见小朋友很多都在用普通话沟通。(访问者:社会上有些看法是,一讲到普通话,会说“染红”啊、“内地化”啊,你没有这种体会?)唔,有一点的,但学好普通话是将来谋生需要的,不可避免。只要

现在的趋势不是让整个香港变得只说普通话不再讲粤语就可以了,学普通话可以成为将来跟更多人沟通接触要有的技能,但是粤语不应该被泯灭(HK3)。

广州学生对粤普的印象:

感觉挺亲近的(GZ2)。很搞笑。有些可能公司是讲粤语的老板,一直讲粤语,跟北方来的生意人讲的是港普。……大多数会是在广州长大的中年人(GZ1)。很难避免,广东人讲普通话肯定会有夹杂(GZ3)。比较可爱。……好搞笑(GZ4)。我爸妈、家乡老一辈人都是这么说……感觉会是很搞笑,当成谈资。……我今天看的《我是歌手》节目里那个香港人,讲的就是港普,弹幕里很多人骂说,“连普通话都讲不好,滚回香港”,听到这些我会很生气。因为我爸妈也是讲粤普,……我们应该给他们更多宽容和理解。老一辈人学习能力不强了,真的很难学普通话,有时候我纠正爸妈的发音,他们也是有意识地想要学,但是到后面还是会忘记,所以大家多一点点包容好吗?(GZ5)

北京学生对粤普的印象:

蛮可爱的,而且给人一种很郑重、很认真的感觉(BJ1)。南方人的文雅,不像北方人那么粗犷,但也不是说文雅,是稍微柔和一些(BJ2)。一般谈不上有好感或者恶意。通过口音可以判断他来自广东或者香港。可能有一些南方人特点,比如说开放一些(BJ4)。(对讲粤普的人)有商人的印象,还有骗子的印象。经历过,在北京碰到的,旅游拼团把我们拉到玉石市场,有人冒充澳门商人,说曾经在澳门开赌场,又在大陆开玉石生意,是接了他父亲的活。我们团有很多二、三线城市的中老年人,他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孝子,说什么我父亲快不行了,……我给大家打折,中老年人就都上当了(BJ3)。

访谈显示,内地学生对粤普的印象复杂,包括负面刻板印象。广州和香港相近,都有认同感。但广州学生的前提似为讲好标准普通话,在此基础上呼吁对粤普的宽容;香港学生的前提似为讲好标准粤方言,在此基础上支持掌握作为必要交流工具的普通话。

四 结论

对香港、广州、北京大学生的调查显示,三地的语言态度与20年前有较大一致性,也有一些变化。第一,三地的评价维度比20年前更为接近。第二,与20年前相似,香港学生对粤普的评价显著高于内地。这再次显示,香港学生对“华语变体”(李宇明,2017)比内地学生的接受度更高,糅合了中国和香港地域文化的粤普也是港人身份认同的标记(Wu & Chan, 2007)。就对普通话的态度而言,与过往情况相近,三地的态度一致性较强。香港在理想、薪水、股票题项上的评价高于其他两地,但在信赖、平等、礼貌上低于其他两地或一地。访谈进一步显示,香港学生对普通话的肯定主要在地位层面,其动机倾向主要是工具性的。该结果与鄢秀等(2016)的大学生小组访谈相似;与Lai(2005)等的中学生问卷考察有别。第三,广州对粤方言的评价比20年前有一定提高,在6个评价项上高于其他两地或一地,体现出地域文化认同。这与甘丽华(2012)通过年龄比较发现的地域认同提高有一致性。第四,三地的态度不同相对20年前有所缩小,对“标准变体”“非标准变体”的整体高低评价距离有所减少。

研究揭示,既要香港地域文化归属,又要中国文化认同的“最优特性”平衡,是香港人的高强度语言态度,因此20年来保持了基本稳定。在此平衡背后,有全球化和本土化力量的博弈。全球化的影响似更大,体现为英语和普通话的整体高评价,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20年后三地态度有所趋近。不过,趋近并非一地单向靠拢,也并非地同步变化。香港学生对普

普通话的地位评价和工具性认同有所加强的同时,保持了对粤普全方位高评价;广东学生对标准粤方言的情感认同有所加强。在此可看到本土化力量的执著。两种力量在同时发生作用,语言态度的版图是多元动态平衡的结果。三地语言态度的维持和变化,揭示了全球化与本土化背景下人们的多元认同发展,也为未来语言教育规划提供了启示。

[附 注]

① 为直观理解,此列的“A>B”表示A变体的评价高于B,即均值上A的数值小于B。余同。

[参考文献]

- [1] 甘丽华. 基于佛山大学生对相关语言态度情况的调查研究[J].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 (2).
- [2] 高一虹, 苏新春, 周 雷. 回归前香港、北京、广州的语言态度[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8 (2).
- [3] 韩艳梅. 广州小学生的语言态度及其身份认同论析[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
- [4] 李宇明. 大华语: 全球华人的共同语[J]. 语言文字应用, 2017 (1).
- [5] 刘 慧. 广州地区港澳大学生语言态度及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研究[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
- [6] 徐晖明, 周 喆. 广州青少年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与分析[J]. 语言文字应用, 2016 (3).
- [7] 鄢 秀, 潘 珺. 香港大学生普通话学习的环境、语言态度及教学软件的应用——焦点小组访谈研究[J]. 国际汉语学报, 2016 (1).
- [8] 杨伟杰, 林 玲. 普通话与粤方言的情感评价及地位评价比较——以广州市普通话水平测试考生为例[J].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3 (5).
- [9] 张积家, 杨卓华, 朱诗敏. 广东大学生对普通话和粤方言的印象[J]. 心理学探新, 2003 (1).
- [10] Brewer, M. B. The social self: On being the same and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1 (7).
- [11] Gao, Y. H., Su, X. C. & Zhou, L. Pre-handover language attitudes in Hong Kong, Beijing, and Guangzhou [J].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2000 (10).
- [12] Gardner, R. C. & Lambert, W.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M]. Rlwy, Mass.: Newbury House, 1972.
- [13] Garrett, P. Language attitudes [A].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ociolinguistics* [C]. NY: Routledge, 2007.
- [14] Giles, H. & Johnson, P. 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maintena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987 (68).
- [15] Humphreys, G., & Spratt, M. Many languages, many motivations: A study of Hong Kong students' motivation to learn different target languages[J]. *System*, 2008 (36).
- [16] Hyland, K. Language attitudes at the handover: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y in 1997 Hong Kong[J]. *English World-wide*, 1997 (18).
- [17] Lai, M. L. Hong Kong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Cantonese, Putonghua and English after the change of sovereignty[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001 (22).
- [18] Lai, M. L. Language attitudes of the first postcolonial generation in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J]. *Language in Society*, 2005, 34.
- [19] Lambert, W. E., Hodgson, R., Gardner, R. C., & Fillenbaum, S. Evaluational reactions to spoken languages[J].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0 (60).
- [20] Maio, G. R. & Haddock, G. *The Psychology of Attitudes and Attitude Change* [M]. LA: Sage, 2015.
- [21] Wu, D. D. & Chan, K. Multilingual mixing in Hong Kong advertising, pre- and post-1997 [J].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7 (17).